

郁
风

我的故乡





郁 风

我的故乡

百花文艺出版社

我的故乡

郁 风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7 字数197,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

书号: 10151·744

定价: 1.50元



葵花小路（彩墨·77×64CM）1978

（根据1956年油画改作）



家乡的田野（水彩·27×39CM）1964



家乡的小村（水彩·27×39CM）1964



秧田里的清晨（水彩·27×39CM）1964

江岸人家（彩墨·30×38CM）1977





新竹满山

(彩墨·62×60CM)

1980



过冬的草

(彩墨·62×60CM)

1980



春风吹又生（彩墨·77×60CM）1981



新西兰的花园城市

(色水笔速写·17×24CM)

1981



西萨摩亚舞蹈

(色水笔速写·17×24CM)

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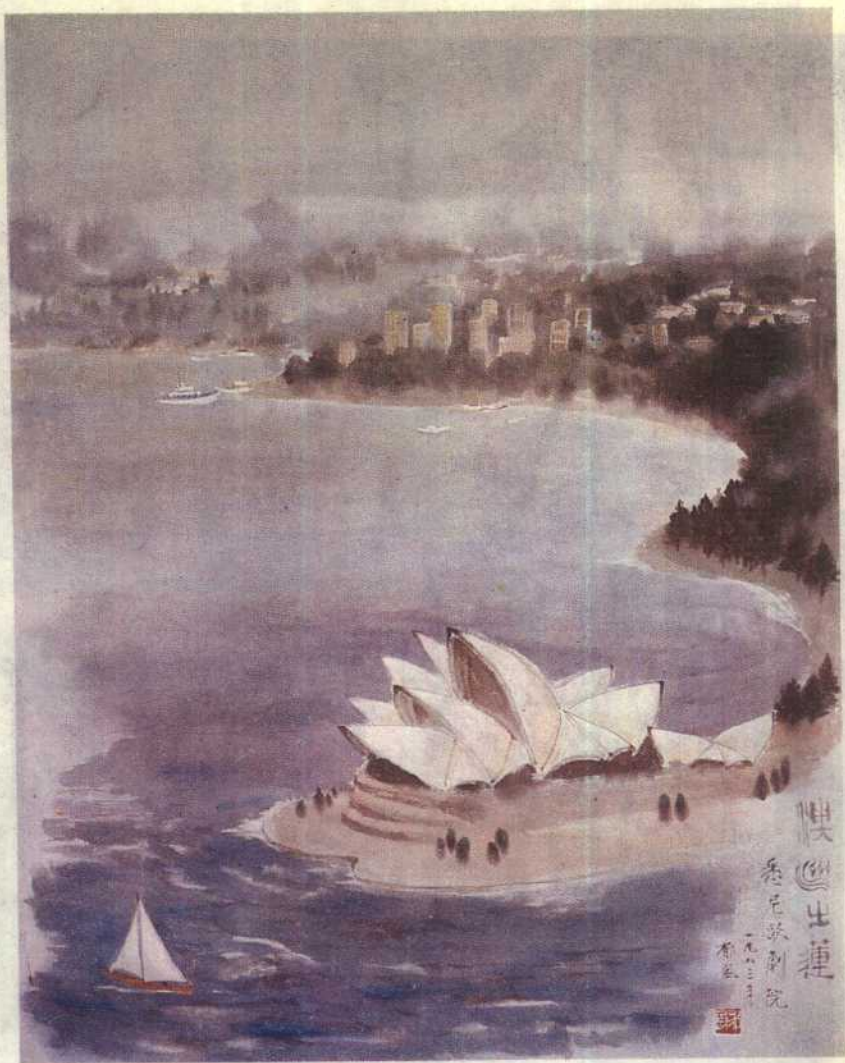
惠灵顿海湾

(色水笔速写·17×24CM)

1981



西萨摩亚风情（彩墨·树脂布91×77CM）



澳洲之莲 (彩墨·树脂布 122×91CM)

1983

目
录

序——急转的陀螺

徐迟

彩色版画页

葵花小路·家乡的田野·家乡的小村·秋田里的
清晨·江岸人家·新竹满山·过冬的草·春风吹
又生·新西兰的花园城市·西萨摩亚舞蹈·惠灵
顿海湾·西萨摩亚风情·澳洲之莲

啊！故乡

最可怀恋的地方

7

我的故乡

11

第一个感觉·向日葵·城关的边缘·鹤山脚下·
桐庐·船家的孩子·故乡生活的变化·捕鱼人·
昔日的吉祥寺·舞台上下·老屋和血衣冢·浩伯
伯——三十年的医生·城关一角·秋雨中的园子
(插画十四幅)

《我的故乡》补记

37

(插图二幅)

目 录

还乡杂记	49
------	----

赶春·同车人·清明时节·新桐公社

画中游——富春江上读画记	59
--------------	----

(插图八幅)

过 去 的 事

曾经有过这样一本杂志《耕耘》	87
----------------	----

(插图一幅)

节日里的团聚	99
--------	----

怎能没有你——悼新波	102
------------	-----

慰道非	104
-----	-----

他使人快乐——怀廖公	106
------------	-----

千古不磨——记郭老的一幅速写像	111
-----------------	-----

(插图一幅)

“能师大众者 敢作万夫雄” ——记郭老和美术界的交往	114
阿英同志的珍藏 (插图一幅)	122
父亲——法官·诗人·画家	127
我的母亲 (插图一幅)	132
一个真正的文人——三叔达夫 (插图六幅)	141

山海之间

自然与人 (插图二幅)	185
从糠里榨出油来	192

目 录

自然·生活·创作	196
(插图三幅)	
森林里的红衣——一张贺年片	207
冬日抒情	211
(插图一幅)	
开向世界的窗口——香港	213
红花之岛西萨摩亚	225
(插图六幅)	
新旧之间——访问新西兰、澳大利亚侧记	236
(插图三幅)	
罗丹博物馆及其他	246
巴黎珠贝	256
(插图五幅)	
林中别墅的周末——巴黎散记	278

序——急转的陀螺

徐 迟

这位画家，兼善散文，写得还真不少。相对而言，画却不多。毋宁说，她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术工作者；也可以说，她是一个美术专业的革命工作者。但说到底，她还是画家，也应当如此。

一九三四年，她十八岁，在北平艺专毕业后又去南京学画，和另一个同学女画家方菁，二人同开画展。次年十九岁回到上海，她投入了救亡运动，从此不光是绘画，而是什么都干了。在地下党领导指示下，去浦东工人夜校教课，响应一二·九运动，当过妇女、青年、工人游行示威的领队；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先跟郭老和夏衍同志去广州办救亡日报，后来又去香港当记者、编辑；后随剧团巡回演出，搞舞台美术和服装设计；再后来又在新民报编副刊等等。

开国以后，她又担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展览部主任。五十年代至今，一直在做美术工作。筹备、组织、评选，举办了不知多少展览，展出过不知多少中外绘画雕塑和一应的美术品，接待着不知多少人次的摩踵挨肩的参观群众。如此周旋了这多年，自然很少时间绘画了。

她说过这样的话：“与其摈弃这一切责任而去搞并不比别人

更有成就的作品，还不如在我比较轻而易举地使有成就的作品不致于被埋没冷落来得更有意义。”

说得很好。本来，客观条件把她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也并非牢不可变的。但她有这样的才能，有适应的天性，又有广泛的兴趣。一当主观的努力博得了客观的公认，她就越来越身不由己了。

然美术之意义，仍取决于展览；她这种工作，没有一股劲是干不下来的。抛开为人民的美术事业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不说，她干的都卓有成效，而且不管如何忙碌，她都从容不迫，风度潇洒。美术界对她的展览工作是一致首肯的。

这些年里绘画不多，散文却写了不少。见景生情，一挥而就，象画素描似的，写来如水涌流。不计工拙，反而精采，以明丽见胜，带有很大的激情。集子里最早一篇写于一九四三年，其实再早她就已经有好作品了。这本集子是四十年间的选集，收入的文章不少，舍弃了的更多，如她的美术评论一类散文，花去不少心血，字数比这本集子还多得多呢。

她写的散文纯真，有自己独特风格。有些作家写了很多短篇长篇，多幕剧甚至长诗，还展示不出散文风格来。这散文风格，非同小可，尤其在文风不振之时，陈辞滥调还在充斥。好的散文风格，似是信手写来的，却新鲜活泼，才智横溢，天然成趣，足见个性，颇能引起共鸣，短短的篇幅中，振幅急剧增大，绕梁三日，余音袅袅。

只在最近，她终于全部脱出身来，不再搞展览的具体工作了。但一生中的大半辈子已经过去。掇拾英华，她有了这么一本美文集。

选入本书的若干幅画，都是近年所作。从这些画看，非拿